

「中国当世文化档案」

# 春彦三卷 · 画品

谢春彦 著

新也納  
皇家  
花園  
玫瑰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画品/谢春彦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8

(春彦三卷)

ISBN 978-7-5321-3229-4

I.画… II.谢… III.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3479 号

出 品 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王震坤 唐云辉

摄 影: 谢奕青 顾永樑

### 画 品

谢春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2 字数 211,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229-4/J·240 定价: 1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941616

谢春彦 著



# 画品

先贤有画品之录

或短或长有识有见

吾之所品不过浅见浅论

浅论不足以立言

浅见不足以废言

浅论浅见陋之也

浅论浅见却基本诚恳

心之所感目之所断耳

.....



钱厚斋



# 目录

4

## 代序

- 8 好样的，老头子 / 奕 青

## 说东道西

- 12 他山之石别解

油画对于中国画之推进与牵制

- 18 我们，站在了新世纪的门口

- 24 绝非小技 绝非小道

简论叶浅予的速写艺术

- 30 重印《天堂记》序

- 32 末世间的可贵淡定

论潘振镛的艺术

- 37 走向历史的画家

陈逸飞周年祭

- 38 纸上的光荣

欢迎沃尔夫冈·梯曼“文明的见证·纸之回眸”  
的中国展览

- 40 为小民写照 给历史传神

读贺友直“三百六十行”

- 42 画坛一绝贺家描

- 44 欢迎《白光》的重光

- 48 “贺友直 真好小二黑、好小芹、好二诸葛、  
好三仙姑之流，以及好农民作家赵树理，以  
及一切近乎土近乎民者”说

- 50 太原路，那小楼的底层……

怀念俞云阶先生

- 54 苦夏村语

关于《“华夏系情”海内外十家书画集》

- 56 岭南一豪士

我眼中的欧豪年艺术

- 58 周而澄 其道正远  
周澄艺术我观
- 60 傅家女子 光耀扶桑  
粗说益瑶之绘
- 63 黄·王寓言(代序)
- 66 汲古之录 生命之学  
序季崇建《修绠汲古录》
- 68 大道康乐  
王康乐先生百岁画展感言
- 70 培义之书豪且秀也
- 72 简说新获改琦彩绘《红楼梦》佳制
- 74 水墨·佳人  
“水墨缘十女画展”
- 76 花间  
序《女人、男人都是花》
- 78 陈家泠的莲花新世界
- 80 色彩的弦歌 心灵之咏唱  
谷永立油画惊艳
- 82 蜕变之美  
序《彭鸣亮油画选》
- 84 仁不忘旧，旧不忘仁  
《史浩书迹》序
- 86 试解余石
- 88 游于艺 欣而乐之大道不远  
《马欣乐画展》序
- 90 云辉世界真善美  
浅说唐云辉的动物画
- 92 往事不灭 温故知新  
重读夏葆元《徐悲鸿往事录》绘本
- 94 一个乐生的鲁男子  
王庆祥水墨我观
- 96 歌唱着的吴健



- 97 企望辉煌  
写于赵渭凉抽象油画新作展
- 98 马绘草莽，其有鲁味  
读《水浒英雄画赞》
- 100 聊在前头 聊聊而已
- 102 林晓《瑞锦集》解味
- 104 平心说苏  
我眼中的国超画友
- 106 百年画魂一林公  
再说林风眠其人其艺
- 109 简说关公
- 指指点点**
- 110 林外观林  
林散之先生百年诞辰感言
- 114 千古之间 心笔相映  
沈子丞先生及所书《桃花源记》
- 117 胆更大、眼更亮的“倔老头”  
叶浅予先生小记
- 122 遥望南天，有诗人之书  
读星洲潘受先生自书诗卷
- 125 三绝“华家样”  
浅说华君武的漫画艺术
- 126 杂花野卉入卷来  
沈柔坚及其绘画艺术
- 130 平心论《胆》  
写在程十发先生连环画《胆剑篇》重印之际
- 134 卧石披云好干净  
江兆申先生山水画简论
- 137 纫秋兰以为佩  
简论陈佩秋的绘画艺术



- 138 故事圣手 形象大师  
写在《贺友直画故事》赴新加坡展览前
- 140 [附]《水浒十丑图册》序
- 141 独异之玉 独异之美  
三度空间之外的黄派艺术
- 144 有界有我 坐标乃正  
简说朱乃正的书画艺术
- 146 大匠之门戴家样  
戴敦邦艺术杂说
- 150 海上张看  
张桂铭画简论
- 152 [附]张看琐言  
再论张桂铭绘画
- 155 思胜一筹  
杨思胜画艺我见
- 157 普见东西 慈献六艺  
略说艺术家陈瑞献
- 160 一个“无所作为”的画家  
略论王劼音的艺术
- 162 海上画坛一骁将  
简说画家杨正新
- 164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再论潘鸿海的水乡情结
- 167 有声有色，大道常在  
再论吕吉人的新工笔重彩画
- 171 陈逸飞一析  
他和他的艺术之我见
- 176 江山含变态 一上一回新  
略论张雷平的山水画创作
- 178 袭古而舞的辅圣之道  
浅说卢辅圣的绘画艺术

## 《春彦三卷》自跋

# 好样的，老头子

写在家父《春彦三卷》出版之际

## 奕青



波尔多归来，微醺着，从法兰西的葡萄美酒，至即将奔赴的苏格兰的威士忌，间中在上海的十多天里，被兄弟还有姐妹的欢宴聚会撩拨笙歌夜夜，为世界之杯奔波并且失眠痛哉阿根廷快哉意大利，这个夏天似乎发酵着慵懒和醉意，颠倒着过着慢6小时的日子。

终于某个黄昏，21楼天台坐定，与老子老谢把西瓜而临风，谈吐东西，仿佛十五年前那个小小的6楼阳台，数着浮云唱歌。

更早的时候，老谢在3楼露台教《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每日一篇，小谢很乖，认真听讲，只有在背诵时挤眉弄眼拿腔作调。之后的6楼阳台，老谢说《恶之花》、《草叶集》，小谢心仪，并于某年老谢生日配乐朗诵自作诗一首恭奉。再后来，老谢励小谢奉孔孟为师，以《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多夫》为标准，时小谢青春气盛，婉拒之，走殊途。

当下，时常针锋相对，或者是因为小儿改不

了的懒散，或者是因老子过于严格的脾性。小谢眼中的老谢是积极的，他似乎从没有颓唐地去回避困难，即使去年腰伤卧床数月他亦坚持躺着写作编书策划海内外联展，未见神情黯淡，他享受繁多工作带来的不同变化，他总是乐观地向前看；或者某些时候，他会很直白地愤怒，他不屑懦弱与小家子气，固执地保持着先鲁人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吼“安能摧眉折腰，使我不得开心颜！”还有一点嘲弄“视金钱若亲妈干妈”的呆气。老谢是老派的，他敬重那些旧时光里的老人家，他乐于给他们温柔的情谊；那些真正德艺双馨的老头子们，他愿意为之奔走为之传扬，在曾经不能自保的荒唐的年月，在这个善于忘掉过去离弃精神的时代；他由衷地热爱家乡（这也深深影响了小谢），他会从台北经港直飞老家为大王同乡学子宣讲抗战血史，他会给新农民子弟的国际学校带来授课的外国专家，他说“故乡是心里最后一块璞玉矣”。

在6楼的北屋里，挂着他写给小谢的一首长

诗，时间久远，漫漶烟飞，怎样的字句记不太清了，大致的意思是，生而为人，岂能虚度岁月，不但要让自己过有意义的生活，负相当的责任，还要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如是云云。所以，他写呀画呀，策呀划呀，两肋插刀，无所不事，无所事事，甘作走马，甘作堂跑，自笑：

生涯百事苍黄过，只手尚余护众芳。

舍命书生还走马，六郎酒醉戏“中堂”。

我想，老谢应该是会寂寞的吧，在他嬉笑怒骂热闹奔忙的皮相之后，存着的那些理想毕竟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了。

我们在表象上产生距离，这只是两种哲学态度，却极可能殊途同归。无论如何，我总是佩服坚持理想的人：老头子好样的！

丙戌仲夏某夜

# Perfect!

## “Old Xie”, My Father!

Writt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my father's paintings and writings

BY Xie Yiqing



I still felt tipsy after my returning from Bordeaux, I would go to enjoy the whisky of Scotland later, and, between the two trips, there was a short period of ten days staying in Shanghai, when I was surrounded by my friends, they held feasts one after another. The excitement also came from watching the World Cup, we were six hours behind the matches, the sleepless nights for Argentina and over enjoyment for Italy had kept my laziness and slightly inebriated for the summer.

Finally at a breezy dusk, I sat with my father, “old Xie” at the balcony of the 21st floor and had a nice chat with the cold watermelon. It reminded me of the tiny balcony we had fifteen years ago where I counted the floating cloud and sang songs. Earlier before that, it was at a third floor balcony, “old Xie” taught me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and Standard Articles of Ancient Master Writers, one article each day. I sat quietly, listened and played mischievous tricks to him when I was asked to recite the article. Later on, we moved to the sixth floor and again at the balcony, “old Xie” taught me *Les Fleurs Du Mal*, *Leaves of Grass*, I understood them, and even composed a poem as a gift to him at his birthday. After that period, he guided me to study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War and Peace, John Christopher. But I just rejected! As a rebellious young person, I took a different path



for my career.

Until now, I still fight with him, and this may be caused by my laziness, or maybe, he is too strict with me. To me, "old Xie" is always positive and energetic, and never to be knocked off by any difficulties. He has maintained his habits of writing, painting, editing, plann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even though he had to stay in bed for a few months when he hurt his back last year. He never felt disappointed and unhappy for overloaded and unexpected works, he kept looking forward, and being optimistic. Occasionally he would be upset and angry, despise the coward's and sluggard's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es, to maintain his strong personality with a heroic spirit as a Shandongnese. He would roar to avoid being unhappiness and fight for the justice.

"Old Xie" is old-fashioned. He respects those elder generations and creates close friendship with those noble folks with talents and high prestige. He enjoyed spending all energy for their promotion. He has great passion for his hometown and held lectures on Chines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and other parts of Chinese history, he also brought foreign experts to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s founded by local farm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his heart, hometown is the last peace of uncarved jade.

Hanging in the northern room on the old apartment on the sixth floor, there was a long poem he wrote to me, as time went by I could hardly remember clearly the verses, but the general meaning printed in my brain is that one was born for serving others and should not waste time in life, and should lived for a meaningful life,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for his or her country and its people, so on and so forth. Therefore, he paints, he writes, he plans exhibitions and tries all his endeavor for any projects he undertakes. He laughs at himself that: "most part of my career has passed, even I have left with one hand, it will still help to protect others, I'd rather risk my life to be working as a running horse or a devoted friend, with an artistic spirit, I determine to provide with the best service".

I think "old Xie" could feel lonely at some point, after his laughing and playing, furiously cursing, some of his thoughts, after all, may not be practical.

Apparently we haven't shared the same ideas and this may be caused by our different attitudes in philosophy, however, we may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After all, I always respect those who have strong wills. "Old Xie", you are perfect!

## 他山之石别解

### 油画对于中国画之 推进与牵制

在我们的油画被教导要“民族化”的同时，他却正在破坏着作为民族国粹的中国画，这是它的罪过吗？而中国画之欲“现代化”，不也正从它的冤家对头的油画中找寻新的药方吗？本文提出这样的一个线索，希望能究竟出一点思路来。

西洋油画之进入中国虽并非一个画种的单一唐突，在整个西方文化、科技、观念的冲击中，它自有这一块他山之石的人水波澜可资查究，也有这一块石头的“功罪”可读。在这里，我只简说一下我的一点粗浅的看法，或可供专家们深入探讨。

尽管有爱国主义者考证，油画在中国早是古已有之的国货，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通常意义上的油画毕竟是真正的舶来品，它附于圣母圣子的微笑灵光间是在坚船利炮的护送下，于我们这块泱泱大邦而殖民以盛的。如果也来一番考证，不胶着实物的话，最迟明代的徐光

启应该是在它面前惊叹复“阿门”过的了。

倘说中国画是华夏文化的嫡子嫡孙，那么作为西洋画的油画便是她的一个过继的新子新孙了。远的不论，且看近百年来，这对兄弟间的亲亲疏疏恩恩怨怨，也是颇有意味的。

中国，亦是一位我们颇难捉摸的伟大母亲，她之于一切外来的“夷种”，除马克思这样革命的大关碍的理论外，往往并不怎么热衷，油画于中国的成长便不那么顺遂，故而它远不如革命在这片故土上的燎原之轰轰烈烈。尽管前有郎世宁等的归依中土，后有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樑、林风眠等大批新文化中美术志士仁人的努力，但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油画才真正达到一种较为普遍致用的光荣。

然而，它同时所等到的便是“油画民族化”的试卷。这与土生土长的中国画的“现代化”课题，倒恰成映对了。这一映对在某种意义上亦显示出二者之间的种种纠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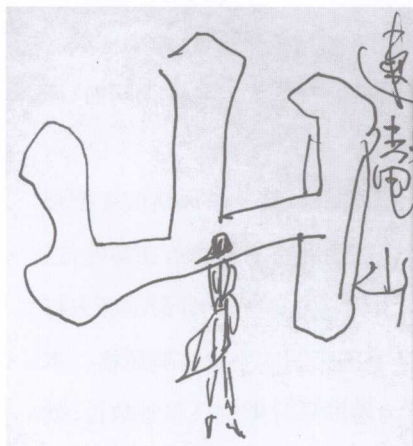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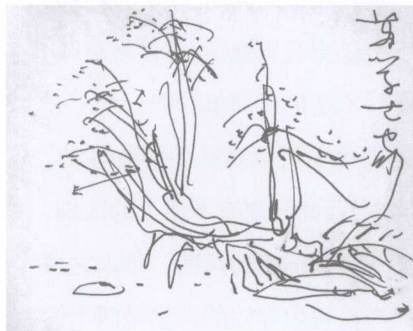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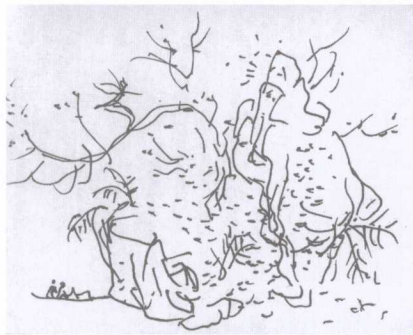
其实，中国画和油画是两种文化结出完全不同的果子，两股道上跑的车，辕不同辙亦异。油画之要“民族化”，就是宣教着它必需由“夷种”的过继者演化为纯种，或曰我们的用器者；

而古老的亲子嫡孙则必欲乘上时代前进的列车而不致为之抛弃。那么，倒过来视之，在中国的油画就没有“现代化”的问题了吗？现今的中国画仿佛由于土生土长也就没有“民族化”的事可谋吗？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物种的变异大体上可以确认为生物性的，作为文化产物的中、西画与之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高下，它们皆是精神性的东西，是人之演表，与演表它的亦具备生理性的人也是两个侧面。而恰因为它们皆是文化精神性的东西，来历和背景深久，差异巨大，更注定之间或冰炭水火复如胶似漆，在中土的两股跑道上便演出诸多生死恋般的长剧来，不大容易说得明白，理得清楚。

虽然西方油画本身就是一个风格演变剧烈的画种，它相对中国画而言却大体落在实处，这点很近似中西哲学体系的差异，且最早西方打动中国的油画还是基于写实主义古典风格。本世纪早叶，康有为游罗马时见拉飞尔画数百，就惊为“冠世”，有诗云：“画师吾爱拉飞尔，创写阴阳妙逼真。色外生秀饶隐秀，意中起动更如神……”。这个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祖师爷因此也来了一番比较美术学，在崇扬“宋画冠古今”





后，不免“惜之明以后高度写神弃形，攻宋院画为匠笔，中国画遂衰”，他开的药方是“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寄希望“它的必有英才合中西”，认为“成新体者其在斯乎”。着眼点即是以西方油画之真之形之艺术科学来改良元明以降中国画之不真不形了。因为在康的底子里还有宋画，所以他的“新体”还当在中体西用，改良、改造托新改制了。殊不知先于他的清皇却是倒过来去改造西方油画，把郎世宁逼到宣纸和绢素上来，纳入“六法”的经典，取代不了“四王”、石涛的国货。

康有为的这种观点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中国画家的理想和近一个世纪的艺术艰难轨迹。在对待中西两种完全不同背景中生成的两种视觉符号艺术中，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生态，一种是沿着老路，一种便是改良。前者即如比较开放兼容的所谓海派国画，充其量不过是如吴昌硕把西洋红涂到宣纸上，任伯年把水彩的明快略略染指，虚谷在某些小品中又碰着了一点西方的构成主义——其实这些远非艺术本体自律性的觉醒，只能算总体渐变的文化对之一种极微弱的反馈而已，颇如当今盛行的“卡拉OK”中西方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并不会给予包房中的芸芸众生以什么真正的西方音乐洗礼一样。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在中西文化颉颃中，还应该目之为真正的保守派，虽然他们偶有对于西方绘画的惊艳赞美，现今赋予他们头顶的“现代感”光环，还是某些善意者对他们的强制栽赃。附带说一句，“现代感”的帽

子也并不是艺术唯一成功的标志。

所谓走改良路数的，如岭南派、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新浙派人物画等等。这样的归类并不精确，况且他们之间的差异往往也不止以道里计。但总的看来是在西洋以“科学”为本的形、素描、光、色彩、透视等面前直感到一种固有传统的动摇，知不足而有所学，而有所改，因而有所变。这种把中国画的变又是基于与西洋油画和现实生活对像为参照的。平心而论，这种仁人志士式的对于古老中国画模式的变革是深深值得尊敬的，无论其成功大小实验之利弊。因之他们的功劳虽为个人的努力，或为功利主义制约，却不能不也目之为西洋油画的使然。

传统是一种文化和哲学本体上的大习惯，它所赋予我们的熟悉感，也是一种文化和哲学上的安全港湾，因之它亦必导致对于现代化的拒绝和对抗。在形式上(绘画对其社会的分工而言，似总是形式上的范畴)中国画的现代化，必然会碰到他的洋兄弟西洋油画，它是一个既定的参照，然这种托新改制又往往不可能是同步的行进。

我们不妨将这对冤家作一点圈外人的比较。无可讳言，油画的直感性较大，或曰共感性大，因为它的符号系统迹近自然、现实，这就决定了它的功利性强；而中国画的直感性则较小，或曰共感性小，因为它的符号系统较远于自然、现实，亦决定了它的功利性为弱项。它们是两个不同文化血统的有着不同游戏规则的文化规范，西洋油画在实在的指涉中，将纷繁的法度隐藏得十分可

爱，而中国画，即使如宋院画那种颇受理法熏染的写实主义，还是外在以虚为胜的跳步指涉中，法是有明显地挂在脸上的。你若想在没有一定法规的蒙养前去亲近理解它，是很难获得沟通的。因之30年代月份牌的得以深入民间、光耀黄浦滩头就不难索解了，而刘春华《毛主席去安源》的成功，自然在政治、样板之外，还有西洋油画之一视觉形式的助力在帮着他的大忙。

故在民族传统与现代化行间的中国画必然相对油画而产生冲突、纠葛。一种是在“纯种”中探求安全和光荣，一种则想从“异类”里寻觅希望和新生。岭南派，在早期的高氏兄弟手里引入了光感和素描意味，烟雨蒙蒙之中有似新的生命在晃动，后来的反而倒退为唐人街式的粗俗，墨和桃红柳绿在干仗，中不中西不西地宣示着改良的流产——不知是因为自家的定力不够抑还是西洋油画给它带来了悲剧呢！再如所谓新浙派人物画，很明显地由于革命功利主义的需要，以方增先先生为首的中国画画家将由西洋油画的主要基因作大幅度的引入，制成至今令人怀念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一类主题画，它之派生物是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等，这或许是新路中的一种，然而时至今日，连它的始作俑者仿佛也将它抛弃得很远了。在油画的参照下，这是一种前进还是迂回还是退守到“安全”地带呢？固然可以探究出许多艺术范畴以外的诸多缘由，近年兴起的所谓中国水墨画本体论、自律说，又有几多说服力能将这种变体道得明白！